

# 吳景中政訓長才

民國二十九年，我在重慶軍統局本部工作。那時李肖白主管人事，對於分發蘭訓班和息訓班畢業同學，頗感頭痛麻煩。於是，背後抱怨戴先生大批訓練特務工作幹部，不合訓練的原理原則。乍聽之下，他說得很不錯，特務工作講求機密，訓練特務工作幹部，也應當機密，最好個別訓練。現在，大批訓練，當然談不上機密。

## 大規模的訓練計劃

「家才！」一天在羅家灣看到戴先生，他對我說：「你看！我們現在差不多訓練了五千個同學，假如，每一個人能够掌握十個人，我們就可以間接運用五萬人了。」我才明白了戴先生大批訓練工作幹部的用意。李肖白雖然是人事科長，但他不了解戴先生辦訓練的目的，所以，才有不同的見解。

戴先生辦訓練，可以分爲兩個時期，七七抗戰以前爲第一個時期，七七抗戰以後爲第二個時期。第一時期辦訓練，着重工作技術，人數少，訓練精，每期不過三五十人，杭訓班如此，洪公祠也如此。從事戴先生領導的工作，不經過訓練，非常危險。我自民國二十一年夏天參加工作，什麼也不懂，因爲靳易夫要

我幫忙，他相信我，把全部工作交給我幹，我就糊裏糊塗挑起山西工作的沈重擔子。等到二十四年夏天，我到杭州參加訓練，才知道過去在山西工作了三年，完全是盲人騎瞎馬，瞎幹。

第二時期辦訓練，因為抗戰，我們的工作發展迅速，需要幹部迫切。爲了培養大批工作幹部，訓練方式不能不有所改變。於是，採取了大批訓練的辦法，以精神政治訓練爲主，技術訓練爲輔。最初兩期爲臨澧訓練班和黔陽訓練班，以後，在北方設立蘭州訓練班，在南方設立息烽訓練班。爲了培養專業人才，又有諜報參謀訓練班，查緝幹部訓練班，中美合作技術訓練班等。

臨澧班和黔陽班既是以培養抗戰所迫切需要的幹部，又以精神政治訓練爲主，所以，戴先生對於指導員人選，非常注意，非常認真。他認爲指導員同學生最接近，負責訓練學生的思想，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和抗戰勝利的信心，關係最爲重要。訓練成功與否，全看指導員好壞來決定。結果，選定吳景中，傅有權、許文淵、金昌蒲幾位擔任臨澧班的指導員。

### 指導員中一張王牌

臨澧班有六百多人，分編爲七個隊，六個男生隊，一個女生隊。黔訓班有四百多人，一部份係臨澧班未畢業的同學，繼續受訓的，也分爲七隊，第七隊爲電訓人員。這兩個訓練班造就了上千的幹部，抗戰初期，幹部調派裕如，才能應付無限開展的工作任務。這些幹部經過千錘百鍊，又從危險艱難的工作環境

中，獲得平常所得不到的工作經驗，都成了最優秀的人才。有許多人現在都擔負着重要的職務，如中央×工作會焦金堂，前內政部警政司長黃對樞，內政部戶政司長劉子英，前警察學校教育長謝晉驥，中興學術研究會祕書劉本欽，刑事警察局長曹極以及石玉貴先生等。

戴先生擴大訓練的另外一個目的，在吸收敵後的大量愛國青年，使他們參加抗戰工作，為國家民族保存新生力量。在山西，王介夫和梁怡亭兩位為臨訓班招收了六七十位同學，差不多都是山西大學和山西法政專門學校的學生，素質非常高，如謝晉驥、白廷暄、呂仕倫、黨丕修、田榮祖、李恩藻、于采召、郝采蓮、鄧充實、裴西園、孟德齋等。

吳景中年齡比較大些，待遇又比其他指導員多出三分之一，學歷也比別人高。所以，大家都開他玩笑，叫他是指導員王。吳景中是留俄學生，在俄國親眼看見過托洛斯基和史塔林鬥爭的情形，史塔林怎樣殘酷地消滅托洛斯基派。他也知道蘇聯赤色帝國主義的本來面目，對於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有過深刻的比較研究。抗戰以前，戴先生派他在上海工作，搜集第三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情報，成績很好。他的個性，不喜歡同人家論高低，腳踏實地，埋頭苦幹，是為人師表的最好榜樣，才被戴先生選中擔任指導員。

因為戰爭關係，臨澧也不安全，二十七年秋天，將訓練班遷到湘西黔陽，是為黔訓班。黔訓班畢業典禮，戴先生親自主持，興致極佳。他預先擬出四十個問題給畢業的同學，由他自己親自口試，就四十個問題當中，提出一個或兩個，詢問每一個同學，藉以了解他們學習精神和口才如何。口試成績，大致還不錯

，而第七隊的同学答覆問題最爲中肯，戴先生特別高興。

「第七隊的指導員是那一位？」戴先生問副主任吳琅。

「吳景中！」吳副主任回答。

「究竟不同於一般，我的選擇沒有錯。」戴先生很以知人而得意。吳景中回憶一生從事革命工作，以擔任臨訓班和黔訓班的指導員最有意義。

我們的工作，先天就是一種不受人家歡迎的工作。因爲，我們要鞏固國本，必須揭發危害國家的一切陰謀和活動；因爲，我們要整飭吏治，必須檢舉一切貪污和不法。因此，人家一聽到特務工作人員，就覺得頭痛，能够避開就趕緊避開，把我們當做傳染病的細菌那樣可怕。一般有權勢的，對我們排斥、打擊是必然的。可是，軍統局的工作，到後來，漸漸地順利了，阻礙減少了，願意幫助我們的人，願意同我們合作的人，一天比一天多起來，又是什麼原因呢？

### 獲得祝紹周的支持

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」多一分耕耘，一定多一分收穫。這一種情勢的轉變，不是偶然的，完全得力於我們派到各地工作的負責同志，工作努力，做人成功，才改變了人家的觀念。陝西省政府主席祝紹周對吳景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

國民政府爲了遏阻商人囤集居奇，抬高物價，成立了國家總動員會議，下設有經檢組，由軍統局的嚴靈峯負責主持，幾個重要的省份都成立了經檢大隊，最後派往西安的爲經檢第七大隊，吳景中任大隊長。陝西省政府本來有一個經檢隊，按照中央規定，爲了事權統一，中央既派來經檢大隊後，地方組織必須取消，歸併於大隊。這種情形，自然難免引起省政府方面的不愉快，加上軍統局的同志又最容易使人誤解，因此，最初一段時間，沒有做到諒解和合作。

吳景中到達西安，完全是一種戒慎恐懼的態度，規規矩矩，勤勤懇懇，從事工作。省政府經檢隊取消以後，派到第七大隊的人，他都歡迎接受，一視同仁。大家都是爲國家做事，就不應該分彼此，完全像戴先生的風度。經檢大隊查出來的案子，又詳細細報省政府，人員及貨物移送保安處處理。軍統局的同志比省府經檢隊技術高明，經驗豐富，成效自然比他們大的多。日子一久，祝主席覺得過去他們的經檢隊做不出什麼成績，戴雨農的幹部一來，成績也就隨着來了，而且，一切成績又都歸省政府，的確不差。至於吳景中呢？既不居功，又不搗亂，的確是個真正做事的人，並不討人厭。漸漸地，祝主席願意同他接近，由接近而信賴。進一步，對軍統局的作風，也有了相當的了解，覺得軍統局的同志的確不差，並不如人們傳說得那樣討厭可怕。

吳景中回到重慶，向戴先生報告經檢大隊的工作和祝主席對軍統局的態度轉變經過，戴先生非常高興。戴先生不願意他的同志去同人家安洽勾搭，但也不高興他的同志同人家鬧對立，把環境弄僵，站不住腳。

軍統局的工作，祇要爭取到別人的一分友誼幫助，工作就多一分便利，多一分成效。吳景中不但把工作做好，而且還改善了很不好的環境，正符合戴先生的要求。

談完話，戴先生寫了一張條子，遞給吳景中，要他交給人事室，他沒有看條子上寫得是什麼。等到人事室的人看見條子，說道：「啊！五萬元特別費。」他才知道，寫給他的那張條子，原來是發給特別費的，他做夢都沒有想到，會有五萬元的獎金。五萬元數目不少，三十二年冬天，我辭去陝西緝私處長，從西安回到重慶，戴先生對我的工作也很滿意，一再問我有沒虧空，結果，祇發給我一萬元特別費，現在給吳景中五萬元，比我優厚得多了。

蘭州第八戰區調查室，原先是程一鳴任主任。程一鳴原是共產黨，每到一個地方，都是運用共產黨的手法，製造矛盾，製造糾紛，然後，從中掌握運用。自從他到了蘭州，把原先很平靜的蘭州，弄得是非很多，情形紛亂。到後來，連他自己都無法收拾，睡覺的時候，都要在枕頭旁邊放一枝手槍，怕對他的同志打死他。想要整頓程一鳴弄糟的環境，祇有找一位同他的個性作風完全不同的同志去，才能糾正，才會有效，戴先生又選中吳景中。果然，他到蘭州，糾紛很快就平息了。程一鳴同吳景中是兩個絕對不同的典型，戴先生非常不滿意程一鳴的那種惡劣作風，不知道罵過多少次，可是，始終沒有改掉。我們家鄉有兩句話，形容一種人的本質不好，很不容易改掉。「生就的骨頭，長就的肉；」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」程一鳴就是這種劣根性永遠除去不了的人。